

# 非遗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

普珍

西藏日喀则市康马县南尼乡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西藏 日喀则 857500

**[摘要]**在我国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地逐步产生富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群众的聪明才智和经验。在新时期下,群众文化运动充实了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生活,非遗丰富了群众文化活动和形式。从本质上看,非遗与群众文化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非遗是群众文化经过多年发展演变而来,而群众文化也有利于非遗地传承与创新。本文主要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和群众文化活动的特点,总结了非遗和群众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对非遗在群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探究,以期对其他群众文化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非遗;群众文化;地方特色;精神文明建设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3.403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累沉淀而日渐深厚,非遗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我国文化体系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发展进步,为当前群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载体。因此,探究非遗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将非遗与群众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不但能助推我国文化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能为非遗的传承、保护以及创新提供发展路径。

## 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 1.1 无形性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经千年积累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符号,涵盖了社会各领域的文化和精神,其中有许多艺术形式已濒临消失。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物质依托,仅存在于劳动人民的脑海和行为习惯中,因此,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艺术财富,需要通过代代传承才能得以留存。

### 1.2 传承性

人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也是人民赋予了非遗生命。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非遗的数千年传承正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薪火相传,依靠代代传承,才能随着时代变迁而得以留存发展。非遗大多源自民间,是某种技艺、某种思想,或是某种艺术表现,这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授与学习才能存在,所以传承性是非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 1.3 口耳相传

我国文化注重一脉相承,非遗也不例外。因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无形性的特点,许多技艺无法通过文字或其他形式进行记录,文字无法准确描述传承技艺的细节及感受,容易造成非遗传承错乱。因此,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传授和指正,这样的传承方式过度依赖于传承者的个人经验和特点,也对传承人要求较多,这就导致非遗极易产生断层乃至消失。

### 1.4 可塑性

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和发展特点,所以非遗也有极高的可塑性。即便非遗在漫长的传承中出现断层,或者因口耳相传的方式造成遗漏,而对非遗的完整性造成破坏,传承人也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探索,对其进行补充、完善和创新,从而使其焕然一新。因此,在时代变迁中,一脉相承的非遗历经时间长河的洗礼,已逐渐演化为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并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群众面前。

## 2. 非遗与群众文化的关系

### 2.1 群众文化是非遗传承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歌曲、舞蹈、戏剧或者绘画,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世代辛勤劳作中提炼出的智慧结晶,是对劳作过程的记录,是对与生活的感悟,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在忙碌劳作之余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非遗,是劳动人民在繁琐、辛勤的劳作中,抒发内心感受的方法,具有鼓舞士气、缓解身体疲劳和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意义。在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非遗作为民族文化瑰宝,能明确体现我国民族文化的内核,反映文化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更能积极推动人民群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 2.2 非遗是群众文化的基础

富含地域特征及民族特色的群众文化,能反映各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和人文环境,也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文化背景。尽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艺术审美和文化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但非遗却能在继承创新过程中,不断融入具有时代符号的文化要素,并呈现出进步发展的态势。从发展的角度出发,非遗与群众文化都具有不断进步发展的特征,而非遗则是群众文化的基础,为其提供内涵与表现形式。

### 2.3 非遗与群众文化互相成就、共同发展

群众文化的丰富多彩依托于非遗传承技艺的滋养,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文化为非遗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助力,而非遗也在为群众文化持续提供丰富营养,为群众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出了许多机遇与思路。非遗的表现形式灵活,种类繁多,可以广泛融入群众文化的各个领域

中，因此，非遗和群众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时二者互相适应性很好，群众比较容易接纳并参与其中，从而使群众文化得到滋养。群众文化则利用丰富的活动和宣传推广，不断提高非遗的影响力，促使更多人关注到非遗，有利于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 3. 非遗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体现

#### 3.1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非遗紧密相关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精神文明工作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熏陶，精神文明早已在广大民众思想中形成深刻烙印，并渗透到生活工作的各个层面当中。在新时期背景下，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更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将非遗与群众文化不断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并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由此可见，非遗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关。各地区文化部门应深入挖掘民族共有文化符号和形象，不断增强民族共同体思想，精准融合非遗与群众文化，切实让“文物活起来、非遗飞起来”，为地区文化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引、凝聚及推动作用。以西藏地区为例，近年来，西藏地区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并获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效，特别是经过西藏广大非遗传承人、文化工作者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西藏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愈加增多，非遗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区域非遗保护传承能力以及人民非遗保护传承意识都实现了稳步提高，更是促进了藏区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sup>[1]</sup>。

#### 3.2 群众文化与非遗无法割裂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与世界文化呈现多元融合、互相影响的态势，文化的发展，成了权衡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非遗和群众文化，在助推我国文化体系建设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非遗与群众文化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两者的发展互相影响、互相成就。为促进我国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首要工作就是要不断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并从中吸纳更多精粹和养分。扩大对非遗保护传承的宣传，使人民群众逐渐形成热爱、推崇并守护非遗的意识，并逐渐树立积极的精神文明环境。非遗为群众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也为群众文化丰富了内涵和形式，同时，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喜爱非遗，并形成非遗传承和保护意识。以有着悠久历史的“南尼果谐”为例，其歌词内容体现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南尼群众及藏族群众艰苦的奋斗精神、柔情的性格、情感等，其曲谱和舞姿充分展现了当时南尼人民文化艺术的创造力。为了不断传承与发展“果谐”文化，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南尼果谐”与群众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将每年的5月28日定为“南尼果谐文化节日”，并在演出“果谐”的同时开展

知识竞赛、拔河、踢毽子、跳绳、抱石头等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广受农牧民群众的普遍喜爱。经过多年的融合发展，通过去粗取精、汲取精华，“果谐”文化得到了传承、创新，而群众文化内容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化<sup>[2]</sup>。

#### 3.3 群众文化为非遗传承与创新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历代劳动人民生活与智慧凝结而成，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在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体现和诠释。在经济高速发展、世界文化不断融合的当下，我国群众文化建设也逐渐呈现时代性、创新性。因此，各地文化工作者应充分结合时代特点，运用现在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推广和创新非遗文化，将非遗元素融入群众文化当中，让群众文化为非遗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助力，同时也能提升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如：极具藏族文化特色的“唐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绘画艺术，题材内容涵盖藏族的政、史、文、艺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被誉为藏族的“百科全书”，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sup>[3]</sup>。但因唐卡制作流程复杂，且工艺传承限制较多，加之曾经西藏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导致唐卡未能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重视。近十几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经济不断发展，藏族人民将唐卡与群众文化相结合，为使唐卡“非遗不遗”，让更多人了解、喜欢并保护唐卡，积极建立唐卡画院，广纳学徒，不仅为藏区人民创造了富饶的精神食粮，充实了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也厚积了文化土壤，使唐卡焕发新生机。只要热爱就可学习，每个人都是唐卡的传承者，这样活化的传承方式，使唐卡逐渐享誉世界，提升了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结语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粹，但在新时期下，非遗则暴露了其时代局限性。当前，随着我国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群众文化也迫切需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这些都离不开非遗的传承及引领作用。目前，非遗与群众文化已经开始逐步融合，非遗丰富了群众文化形式，群众文化则为非遗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助力，作为文化工作者更需要将结合时代发展特点，萃取精华，摒弃糟粕，将两者互相结合，为群众文化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 参考文献

- [1] 达林太. 如何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 知音励志, 2016(21).
- [2] 毛洪生. 浅析群众文化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J]. 牡丹, 2016(7X): 2.
- [3] 孔雷. 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之我见[J]. 大众文艺, 2019(18): 16-17.